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告子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

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

臣摠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人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

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

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撻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爲之罪人也五霸桓公

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

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五霸之

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東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拒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

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疏也。孟子至罪人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正義曰

此章言王道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爲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爲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爲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覲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牽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專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鉄鉞然

後殺者也特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
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
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樓諸
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爲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
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爲五霸
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
已也於是期約諸侯爲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
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
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
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
易也無以妾爲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
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
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
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者長慈憫其幼少又
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
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
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
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
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鄣之而
已無遏籜言不得遏止穀籜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

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爲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爲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爲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三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爲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五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

楚莊王侶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
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
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注齊桓至罪人也正義
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
葵丘尊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
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崩贖楚世子商臣弑其
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
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爲嫡者正如曰嫡
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爲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
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
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
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
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
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
仕爲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
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
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
岐土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

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爲
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
攝則爲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僉所以譏請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
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
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
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
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
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爲無曲防障其水以
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畎遂溝洫所以爲此矣是齊桓會諸侯
于陽穀公羊以爲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爲無壅泉凡
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
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
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
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
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
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

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注云十七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

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

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
 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
 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制
 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

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大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
 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
 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
 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況戰鬪殺人以求廣土
 乎

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

疏

慎子至

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
勝爲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
兵者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
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
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
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
爲將軍雖爲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況有不
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
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
自稱名爲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爲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
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
天子之地方濶千里不濶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濶百里不濶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典籍
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
爲方濶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亦不敢縱
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
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爲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
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

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爲而戰鬪殺人以
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
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
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
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
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注云
慎子與宋鉞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爲善用兵
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
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
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爲上公
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
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
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
足取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

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土

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
於古之法爲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君也謂若

夏桀也

我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

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疏

孟子止居也。正義曰此章言

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爲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廣闢土地充實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臣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爲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旣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爲惡也而爲臣者又培克聚斂而求富之是如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爲君期與敵國戰鬪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

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
 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猶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
 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
 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

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

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說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

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養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

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

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

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効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

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
疏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荅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用也是爲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惟黍爲熟於寒

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
 又無幣帛饗餼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
 餼如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
 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敎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然
 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況於國而無君子之
 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
 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
 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
 為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闢之白圭也。
 注曰圭周人也。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
 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
 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
 易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
 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
 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衆矣杜預曰古者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
 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

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百里是爲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爲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里是爲十外稅一也是爲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注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

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自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子過

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

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

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

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疏

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注所以知其爲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爲壑以受其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爲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

子辭而闢之以爲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孟子曰君子不亮

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疏

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爲主則君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魯欲使

樂正子爲政

樂正子克也魯君使之執政於國

孟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

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

寐

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

善故爲之喜

好善足乎

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

予既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

之內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詭

賤他人之言詭詭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詭之人發

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

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

使國治豈可得乎

疏

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讒言答之以拜詭詭距之善人

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
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遂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
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
子此言以爲喜而不寐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
否孟子荅無以力勝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
子又荅之曰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
曰否孟子又荅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
爲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爲人能好善言故爲之喜也好
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言足優爲於天下也而
況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
千里而來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
訑訑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旣已知之如此則訑訑之人發
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旣止於
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詔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
讒惡詔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
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爲讒希意導言以爲詔不擇是
非而言以爲諛。注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
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注禹聞讜言荅之以

拜至此之謂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漉漉見睨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睨日也。漉漉雨雪之盛貌。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

何禮可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

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問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

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疏

陳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雖

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爲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爲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爲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爲禮而仕禮旣衰則去矣其下朝旦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爲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爲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

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增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

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

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胃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

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

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

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爲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爲賢臣管仲爲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爲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爲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爲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體使之焦枯疫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

爲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
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
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憔悴
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咏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爲矣又言國君者入於國內
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爲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於國
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爲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爲不喪亡
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
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
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爲相
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公
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爲三閭
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
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
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
獨醒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
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啜其漕而餽其漓原曰吾聞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

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爲長沙王大傳過湘投書以帛之甯
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
高歌曰南山祭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解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
以爲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
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

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
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
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
之方或析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
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絜人之行而不教之
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修爲之而已是
以亦爲教誨之者也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
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
謂予之歸求有餘師或爲挾貴而不荅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六清嘉萬二千書
中中記樓藏中校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商湯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商作殷

周文王是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王改武

則有讓

石經讓諱作責

不朝而至三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討之以六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字

乃爲之罪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爲之二字

五霸桓公爲盛

石經桓諱作威

無易樹子

石經樹諱作立

敬老慈幼

石經敬諱作欽

不敢負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妻字

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上也作立下賢作之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同廖本惟少一立字

不得以私怒行戮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戮上有誅字

而以己意設防禁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意上有曲字

擅有封賞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所字

臣以諂媚逢迎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王道寢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五霸至者也

閩監毛三本上增註字者閩本作是

士無世祿

補監毛本無作者不誤

天子諸侯制制如是

上制字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地是閩監毛三本作之非

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乎作中邪二字下

乎作中也二字。按上云邪下云也古人文法多如此

以當正道者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正誤王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

孔本韓本作及考文古本作賤

其用兵廟

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

慎子至而已

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魯欲使三字

今之事君者皆曰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皆字

侵小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作鄰

今之所謂良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者字

於古之法爲民賊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吉也二字

賊傷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賊字也字

求必勝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善爲國者必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以

藏於民賊民以往其

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孟子止居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止改至

省賦利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上有欲字

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以此喻白圭

所言也

無諸侯幣帛饗饗

饗當作殮毛本饗作饗

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諸本無上而字

故可二十而取一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二十而稅一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是字而

字之字考文引而子為之小桀也云古本無而字之字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

考文

古本簡犒二十而稅夷狄有君

韓本刪此四字孔本作貉道有然

不足為

貴

此四字韓本亦刪

圭欲去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

正下脫義曰二字闕監毛三本不脫

井田方百里是爲八九家共之

闕本同監毛二本百作一八九家作九夫八家

是案此文監本擠寫是監本剗改

當諸侯之時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因自謂過乎禹也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是子亦過甚矣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

音義本亦無乎字

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闕監毛三本同岳本無所字廖本孔本韓本捨作舍無所字邪字考文古

本無所字邪字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者

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也

則君之道

君下漏子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丑問以但好善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人

舜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虞字

懷善之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下有言字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瀼瀼見睨聿

消此之謂也

注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至此之謂也

閩監毛三本而作以此之謂作合符

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尙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

漙漙見睍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睍日也漙

漙雨雪之盛貌

閩監毛三本無詩曰至盛貌三十一字

謂何禮可以仕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謂作得

迎之致敬以有禮

石經敬諱作欽下同

三十徵庸

監本徵誤微○按此三十當同五十而慕注作二十

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

音義鬻字或作育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

死斯爲下矣

考文古本作夫

備

考文古本作漏

此三科亦無疑也

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者也三字

人恒過

石經恒諱作常下同

徵於色

石經徵諱作證

橫塞其慮於胷中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胷下有臆之二字

若甯戚商歌

考文古本商作高案非也

是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輔弼之士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弼作拂

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慢作惰無

者字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何不啜其漕而舖其漓

補監毛本漕作槽漓作醕是也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下有我字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成之則者也

毛本則下有一字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孫奭疏

趙氏注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王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

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

以盡心為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己之心與

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四十五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竭性二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言大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遠觀

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言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有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中二十五章言飢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七章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爲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章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盡富貴怠厭思減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己四十三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九章趙氏分在

下卷各有敘焉。○注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爲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爲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一首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包注云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

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台故曰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

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

疏

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

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殀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仁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此而不二也不可徼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爲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脩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

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

疏

孟子曰至非

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脩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爲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爲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欲食不節勞逸過度

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閔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有以說之死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未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謂脩仁行義事在於

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

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己者 **疏** 孟子

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言

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也 孟子言

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

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

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

求之有道則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

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

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

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

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

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

得之有命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 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

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疏 孟子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仁之術此最為近也。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

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己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

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己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強以

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孟子

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眾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

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可知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實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

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為凡眾

者矣故孟子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

有無恥之恥無恥矣

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

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

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為

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

是爲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注隰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亡勢

樂善而自卑若

高宗得傳說而稟命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

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而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

可得而臣之者乎

疏

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

子曰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爲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道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尙以爲不可而況得臣之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尙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令命也。注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爲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注函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

語子遊人知之亦囁囁人不知亦囁囁

宋姓也句踐名也好

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囁囁自得無欲之貌也

曰何如斯可以囁囁矣

句踐問何執守

可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

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矣。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

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

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

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疏孟子至天下。○正

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義曰此章言內定

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

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

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

己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己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

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矣。

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嚮嚮自得矣善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爲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不知斯嚮嚮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爲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爲苟得故得己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乃能自興起

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

疏

正義曰此

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

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

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伉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

超絕有過乎衆人遠矣○注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

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

類也故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

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疏

孟子至殺者○正義曰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

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

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

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注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孟子曰霸者之

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霸者行善恤民恩澤

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遷善爲之大道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

疏

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

日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民
 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
 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述
 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
 遂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
 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
 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
 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
 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
 有小補益之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
 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
 舒適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
 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為而尊崇其王者也

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

雖明不如雅頌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

上善教使民尚
善政使
民不違
 仁義心易得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

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之不遑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

可得

疏

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

也。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繫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囿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入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象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王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
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
所以同其趨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

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仁人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疏

孟子至天下也○正義曰

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厚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知良能者也言人之爲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

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注襁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爲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舜耕

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舜雖外與

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止之也○注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注引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之以解其經

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

人道

疏

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爲其所不爲以其所不爲者不義也

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爲不善也人能無爲不義又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爲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

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

爲仁義故至於達也

疏

孟子至故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正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

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智者常在於疢疾之人也疢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爲疢疾也如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疢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

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

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需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爲疾疾
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
但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己謂之德述而行之謂
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
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
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君事

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

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疏〕

孟子至者

也。○正義曰此章言爲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
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
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爲苟容以
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孟子又言有

忠臣爲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爲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爲利害之所易動是則自正治其己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

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重言

是美疏。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

之也重焉。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爲王天下者不得與於

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己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惟己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楊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

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

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

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

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

之貌也。益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益盎然盛流於四。疏曰：孟子
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
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
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
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民人之多。以爲大國之諸侯
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
安四海之民。是爲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
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然其
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
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
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
居在下。且不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
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
德容。其生於色。則晬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前。盎
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
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
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
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

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之貌也益視

南昌縣志卷之三
清嘉慶二十六年
中元日
中元日
中元日
中元日

南昌縣知縣陳煦琴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四十五章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宋本五作七案章指當爲四十七章作四十五者僞疏改疏以王子宮室章并入上章又失數莫非命也一章故爲四十五章也

爲精氣王

宋本王作生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作主

天之執持綱維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綱維作維綱

而衆星拱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拱作共音義出共之云亦作拱

苟存其心

宋本苟作曰

故以盡心爲篇題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爲篇題作題篇

言容悅凡言

補監毛本下言字作臣是也

案一首天文志云

補監毛本一首作五行不誤

故曰所以事天也

閩監毛三本同朱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此所以立命之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

道惟是為珍

但操存其心而不仁也

案仁為二譌

為受其正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得正命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為字足利本為作無案作無非也

畏壓溺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死字案無者非

故曰非正命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注畏壓溺死所不弔

閩監毛三本所有禮字

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

常有所行矣

宋本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常誤當

強恕而行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強作彊注同

當自強勉

岳本及各本同宋本作勉強

此最爲近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無所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於其所愛

可推以爲善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

考文古本

誤實也

論語曰

各本同考文古本作論曰○按趙注多作論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無復有恥辱累之矣

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今造機變阱陷之巧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阱作穿

取爲一切可勝敵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廉恥之心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注

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桓

公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桓公作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孔子孔本韓本考文引古

本孔子歎庶幾之云考文古本歎下有而字

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正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也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後齊桓得之輔佐輔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補監毛本者作有是也

見且由不得亟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由作猶

伊尹樂道堯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伊尹樂堯舜之道

豈可得而臣之者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乎二字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
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

以其能樂已之樂

能樂二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故有王公大人

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自得無欲之貌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
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
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至天下

閩監二本同毛本天上有兼善二字

故云以士

士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案此章指文也士當作遊與憂韻

窮則獨善身

閩監毛三本身上有其字

無自知者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異

故由文王之

大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須文王之

若夫豪傑之才知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以善守其身正其行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其字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

孔本韓本二字倒

君子特立不爲俗

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章指言人情

韓本作恃

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

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當其雖勞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時是也

以坐殺人故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坐誤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下之之人廖本考文古本下之

作人下有也字孔本韓本作殺非不教故殺之不怨也

又使日遷善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又字

言化遷善爲之大道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化大也

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曰使

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章指言王政浩浩

孔本韓本作皞皞

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

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而遂天下之故者

閩監毛三本遂下有通字是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有九職繫萬民

補監毛本繫作任

無不知愛其親者

按者字古本皆同注疏本亦不誤今書塾朱子集注本者作也不可不正

施之天下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也作而已二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施作推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也

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

閩監毛三本而下有能字

居木石間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間上有之字

相去豈遠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哉字

聞人一善言

各本同孔本無人字下見人同

若江河之流

各本同孔本上有辟字案此采音義也音義出辟若云下辟若同下辟若當指章指辟若

神龍言故知此文上舊有辟字浦按同

其所欲行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每以身先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先作况

章指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其二字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

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膏粱自正

補案自字當從章指作難

以悅君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也作而已

而後爲悅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而後悅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君子重言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君作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此章言保親之養

此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吾人能之

吾字墨丁閩本同監本如此毛本作賢

以其無嫌隙之事也

嫌隙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

仰無至天俯九字墨

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

德又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欲行禮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欲作樂

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謂性仁義也廖本無於

字

行之於天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政

人自曉喻而知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以知下有之字廖本亦有

之字足利本無

章指言臨蒞

孔本韓本蒞作蒞

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

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仁義內外充

監毛本同案章指無外字

君國子民

君字墨丁問監毛三本如此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耳著以下十行本有脫頁闕本亦闕監本毛本如此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